

波納爾之罪
法朗士

波納爾之罪

法朗士 著
李青崖 譯

※ 文學研究會叢書 ※

1933

譯者的引言

法朗士先生在一八八一年以前，曾發表過詩人薇倪的研究 (Alfred de Vigny, Etude) 一種，自經的婦人 (Jocaste) 與瘦貓館的軼事 (Le Chat-Margre) (拙譯更名為藝林外史，見東方第二十二卷第一號至第四號) 小說兩種，黃金集 (Les Poèmes dorés) 等詩歌三種，及其他的註釋，編纂介紹等工作十六種。但其時法國文壇，適為自然主義寫實主義的全盛時代，左拉，都德，莫泊桑，龔古爾及勒南 (Ernest Renan) 輩的咳嗽，幾為文壇的威權，法朗士天性疏嬾且拙於肆應，故雖有異軍特起的表現，然而匪僅不

能在社會大露頭角，並且除了家庭的小團聚，幼年時代的交好以及勒邁書店的同事們以外，幾乎沒有旁的交遊。此書於一八八一年——即法朗士三十七歲的那一年——出版，其醇厚的新奇意味（L'originalité）不僅得以享受法國文學學會（Académie Française）的獎金，且竟使一般人士耳目一新而從中取得明晰的印象，於是著者法朗士遂因而躋於法國文壇第一流人物之列。此書給他的第一道光榮的曙光，就是那位和他素昧平生的法國大政治家大文學家邁頌伏巨艾（Melchior de Vogüé）寫給他的那封頌揚而兼邀請赴讌的信。他從此便踏入了交際界，自後，巴黎的名人貴族的客廳，莫不開幕爭延而靜聽他的名言雋語。我們可見他的偉大的聲譽，他的世界文學家的聲譽，此書實啓其端；然而此書之所以能成著者各種傑作之一且爲十九世紀的傑作，決非偶然的事。

譯者對於此書的內容之雋美，實不能率爾贊一詞，茲將巴黎高等師範學校校長郎松（G. Lanson）批評此書之言摘譯以餉讀者。郎松謂：『用法國的國立通儒院（Institut

de France)的通儒來做小說上主人翁，大約自此書始；以著者的幻想 (La fantaisie) 將詩境安置在一個埋頭書城潛心考古的學者的心底，也大約自此書始。然而世上再沒有其他能比這幻想再真一些和再有用一些的事物。這位細閱書目者，搜求孤本者，考證古代文卷者的天真爛漫的波納爾，就是現代全部爲批評上的檢查和科學上的搜索而受犧牲的人生的活象徵 (Le vivant symbole)！至於詩境，則此書所涵亦正豐富，但是欲其發現，非搜求不可；非將我們的不安定的活動力所壓制所排斥的——譬如歉仄，愛慕，欲望，常受限制的感觸所生的傷心煩悶，身嘗和目見的宇宙諸象的物質愉快——一切公開不可。所有圍繞一個老翁的這種詩境，竟組成了這本美而雋的書的偉大，並且在細情的機智風格上，增加了一種完美的感覺力。『又陳小航君在他的法朗士傳中有云：『法朗士的著作，大概可以勉強分爲三類：幻想的，哲學的，寫實的。不過有幾部書裏，這種質素是等量並重的，如波納爾之罪是。』從這兩段話看來，那末我們至少可以揣度此書的價值是甚高了。

本文引用書目附後：

- G. Lanson: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G. Lanson: Pages Choieses d'Anatole France Introduction.
R. Lalou: 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Contemporaino.
G.-A. Massou: Anatole France, Son Oeuvre.
R. Canat: La Littérature Française au XIX^e Siècle.
J. Roujon: La Vie et les Opinions d'Anatole France.
陳小航 佛朗士傳 (小說月報十三卷五號)

目錄

譯者的引言.....	v
第一部 柴.....	一
第一則.....	三
第二則.....	二一
第三則.....	二七
第四則.....	三六
第五則.....	三八
第六則.....	四〇
第七則.....	四五

錄

目

第八則	四七
第九則	五〇
第十則	五九
第十一則	七〇
第十二則	七二
第十三則	八三
第十四則	九四
第二部 約翰妮亞歷桑德爾	一〇一
第一則	一〇三
第二則	一一三
第三則	一一五
第四則	一二七

第五則	一三八
第六則	一四八
第七則	一五一
第八則	一七八
第九則	一九三
第十則	一九六
第十一則	二〇三
第十二則	二一五
第十三則	二二五
第十四則	二三七
第十五則	二四七
第十六則	二五三

第十七則	二五九
第十八則	二六三
第十九則	二六六
第二十則	二六九
第二十一則	二七二
第二十二則	二七三
第二十三則	二七四
第二十四則	二九一
第二十五則	二九四
第二十六則	三〇一
第二十七則	三一五
最後的一葉	三二〇

第一部 柴

第一則

一八四九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我着好了便鞋，穿好了長袍。我再將我眼角上那點兒被河沿上的寒風所逼出而掩住我視線的眼淚拭去。明亮的爐火，在我書齋內的壁爐中發光。窗口玻璃上的薄冰，凝結出一些樹枝般的彩紋，將塞因河和河上的橋以及盧伏爾博物館在我眼前遮蔽住。

我將我的圍椅和活動的小圓桌推近爐邊，並且取得哈米爾伽所願意讓給我的地位。腦袋靠在柴架邊而身軀伏在一個鴨絨墊子上的哈米爾伽，正屈成圓形睡着，他的鼻子藏在他的腿子之間。一陣停勻的呼吸，將他那厚而細的毛片，微微托起，我走到他跟前時，他從他那半開而立刻閉下的眼瞼中，用他那和瑪瑙一般的眼球向我瞧了一下，一面默想道：『沒有甚麼事，這是我的朋友。』

——哈米爾伽！我伸足前進時向他說道，哈米爾伽，書城中的好睡的王子，守夜的將軍！你給這些由老博學用盡銖積寸累的金錢和自強不息的毅力之代價所得的抄本和印刷品，擔任防禦害蟲齧蝕的責任。你在這一座被你用軍人的道德所看守的藏書室中，哈米爾伽，你儘管用蘇丹之后的懶惰態度睡覺罷！因為你在你的身分上，將韃靼戰士的駭人外表和近東婦人的古拙丰儀連合爲一。英勇的哈米爾伽，你儘管睡下而等候老鼠在月光之下古書之前跳舞的時候罷。

這篇演說的開始頗合哈米爾伽的意思，他用他那像水鍋因沸而微鳴一般的喉管

微響着，和這演說相和。但是我的聲音漸漸高了，哈米爾伽垂耳蹙額——他那斑紋的頂額——瞧着我彷彿說這樣高聲宣言是不合理的。並且他想像着：

——這個書獃子發一些毫無內容的議論，可是我們的保姆，卻只向我說那充滿了意義充滿了事實的語言，或者報告飲食，或者報告鞭撻。我懂得伊所說的。但是這老頭兒卻對毫無意義的聲音集合在一塊兒。

哈米爾伽這樣想像着。我任他安歇在他的反省之中，將一本我帶着興趣讀着的書揭開，因為這是一本抄本書籍的目錄。我知道除了書目以外，再沒有更容易更合意更甘美的讀物。我所讀的這一本，是在一八二四年由英國多馬司拉來爵士的經管藏書人員崇伯森先生所編撰的，這真算是一種過於簡略的書目，而和現代考據家在考證古物的著作物或者證古書的著作物中先作正確的導言者毫不相同。他將羨慕和猜度兩層動作都付之讀者。也許這就是我讀着的時候，在一種比我的性情還更為想像的自然界中，感受一種值得稱為夢境的情感。我的保姆用伊那蒼老的聲音報告有一位郭戈刺先生

要求向我談話時，我正在我的思潮中沒着。

果然有一個人在伊的背後走進了藏書室。這是一個矮子，一個怪可憐的矮子，身材瘦弱，衣裳單薄。他行了無數的小禮節發了無數的微笑走向前來。雖然他還是青年而活潑的，但是面色異常蒼白，彷彿是一個病人。我瞧着他，便想到一隻受了傷的松鼠。他將脅下夾的那一個綠色的包裹，從容擱在一張椅子之上；隨後他解開了包裹的四隻角，取出許多黃面子的小書。

——先生，於是他說，我從來沒有得過光榮使您認識我。我是一個書業經紀，先生。我給京城的幾家重要書店，兜售貨物，希望您給我一個面子，所以我自願向您貢獻一點新物品。

仁慈的神明正直的神明！郭戈刺這個侏儒，貢獻我些甚麼樣的新物品！他擱在我手

中的第一本書，就是一部敘述布爾戈孽小姐和白禹理少校的愛情的內士爾寶塔的佚史。（註一）

——這是一本佚史的書，他微笑着說，這是一本真的佚史。

——在這樣的情形，我說，這真是令人煩惱，因為一切不打誑語的史書，都是極討厭的。我本人正從中寫了許多真實的話，並且倘若您不幸而拿這書去沿門求售，您一定只落得將這書在您的綠絨襪子中保存一輩子，永遠找不着一個毫不深思遠慮的女廚子向您買這個。

——是的，這是一定的，這侏儒露出純粹的殷勤樣子向我說。

隨後，他又帶着微笑拿了一本海羅綺思和亞培拉爾的情史送給我，但是我向他說明在我這樣的年紀，我拿着情史做甚麼用處。（註二）

他依然微笑，向我拿出一本交際場中博奕的規則，這是一本專門談論各種紙牌和各種棋子的書。

——可憐！我說，倘您向我提起紙牌的規則，請您將我那個老友畢囊先生歸還給我罷，我在他未曾被五個國家學會（註三）榮耀地送到墓地之前，每晚總和他鬪紙牌消遣，